

資治通鑑補正

廣雅釋義

資治通鑑補正第一百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自註

後學吳郡嚴

後學吳郡談

館

晉紀三十六

起義熙七年盡義熙十年凡四年

安皇帝辛

辛魏拓跋嗣永興三年秦姚興宏始十三年夏赫連勃勃龍升五年北燕馮跋太平三年北齊義熙七年梁蒙遜永安十一年南涼秃髮傳檀嘉平四年西涼李暹建初六年西秦乞伏乾歸更始二年春正月

己未劉裕至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秦廣平公弼有寵于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詔

附于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

之會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僭檀蒙遜擅兵河右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

祖厲撫夷三縣不載立郡之始蓋姚苻所置也西魏置隴東于汧源唐之隴州是也興不從以太常索綯為大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感而

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謂去年克南安畧陽隴西諸郡所得守宰也興遣瀉臚拜乾歸都督隴西鎮北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

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右賢王平昌公興命羣臣搜選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

其人可謂世乏之才興曰自古皇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

遠誣四海乎群臣咸悅秦太史令任倚言於秦王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殺將流血之

徵時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婁于追斬之盡俘其眾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

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眾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

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

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燕王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

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于是上下肅然 劉藩帥孟懷王等諸將追虛

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王兄始興斬徐道覆 魏主嗣出宮人以配鰥民 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

于度堅城以子敕勃為秦興太守以鎮之 乞伏乾歸本建國號曰秦 故置秦興郡于度堅山 焦朗猶據姑臧 謂據姑臧見 上卷上年 沮渠蒙遜攻拔

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擊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郎三旬不克南涼王儁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

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 南涼王儁檀欲復伐沮渠蒙遜即川護軍孟愷諫曰 水經河水自西平 郡東流逕流河郡

故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逕即川城南劉昫曰廓州化隆縣東古邯川地杜佑曰後漢和帝時侯霸置 郡東流逕流河郡 東西即屯田五部邯水名也分流左右在甯塞郡據唐志甯塞本洗河郡唐元宗天寶中更名今之廓州蒙遜新并

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儁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若鞮掠五千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

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毘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

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地即吾兄弟死處矣俄而昏霧風雨蒙

遜兵大至儁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儁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

監以劉穆之為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為行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子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

謝晦晦安兄據之曾孫也裕即命為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子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

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辦曾無違謬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 宋志諸府參軍有長 流賊曹刑獄賊曹 晦美風姿善言笑眉

目分明鬚髮如黥漆涉獵大義博瞻多通裕深加賞愛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裕坐裕目之曰一時

頓有兩玉人混琰之子也少有才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婿但得如劉真長王子敬足

矣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當貴便後人家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

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衛禁衛者元帝始鎮建業時公私箠擊每得一犯以為珍膳項上一寶元美輒以薦帝

羣下未嘗敢食故呼為禁營而珣因以戲山松已而混竟尚主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

沈田子言于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李高眾力實弱孫處守不能持久若使

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于蒼梧

鬱林南浦蒼梧鬱林漢古郡南浦郡吳分合浦郡立蒼梧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

史文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

于石碣破之岸曲曰餘眾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脱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文趾郡龍

皆治馬水經注漢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編龍擊循于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曰龍編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自乘高艦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炬尾

開如雉尾然熱火以投敵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

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斬之並其父子及

李脱等函七首送建康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時為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

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躑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乎悅素豪徑

前不答眾人皆避之毅獨留射不去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鴆笑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

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為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且有防遏

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

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至豫章瘠發皆卒 河南王乾歸徙羌白豈等部眾五千餘戶于疊蘭城疊蘭城在大夏

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漢末興國北王阿貴據興國城在五月復以子木奕千為武威太守鎮嶮岷城

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奚斤居守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己已奚斤并其黨收斬之 秋七月五虹見東方

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輔四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群臣議之遠

賈台甬監浦正

晉紀三十六

二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

浪公主妻之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又分遣使者巡行

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閭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邱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

纂皆以賢良擢用於是朝野競勸 河南王乾歸遣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耆虔伐南涼耆虔歸之子也八月

熾磐兵濟河此濟金南涼王儁檀遣太子虎臺逆戰于嶺南南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 沮渠蒙遜帥輕騎襲

西涼西涼公暉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

後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暉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河南王乾歸攻秦略

陽太守姚龍于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暕於水洛城水經注水洛亭在隴山之西漢畧陽縣界鄠

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渭河川平土沃廣數百里元豐九域志又克之徙民三千戶餘於譚郊譚郊在治遣乞伏審

虔帥眾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討之不克 以并州刺史劉道憐為

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 是歲客星入東井秦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秦王興曰災譴之來咎

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首己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

壬義熙八年魏拓跋嗣永興四年秦姚興宏始十四年夏赫連勃勃龍升六年北燕馮跋太平四年北涼沮春正月

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至奴葵谷利髮棄衆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萬三千

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丙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為尚書右僕射 河南王乾徙都譚郊命平

昌公熾磐鎮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于於赤水降之五代志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于古赤水城蓋近

臨洮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 夏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許之道歸在荊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

庫帷幕嚴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于市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荆襄秦雍

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秦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霸意乎敬宣懼以告大將裕裕笑曰但令兄老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猛沈斷而專肆很憤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雖在情已去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高彥謀射書云再揚尹都督施以物借施起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大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都督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格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子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報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措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終恐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乞伏熾磐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于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

濟水過即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關志曰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太河之北為緣河之白土乃左南西之白土各見一處五代志州新平縣屬新平郡余留後魏新平之白土乃漢上郡之白土晉金城白土此漢上郡及後魏之白土也南涼之白土當在唐鄯州界○六月河南王之伏乾歸獵于五溪有梟鳥集于其

手心甚惡之俄而為兄子公府所弑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

木奔于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墨達為鎮東將軍鎮諠却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

袍罕先是金城有大鼠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屎音群移而渡兆灑二水悉止袍罕自是二年而熾磐徙居之

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熾磐軍師中郎將王賈德諫曰熾磐吾之盟國

今遭喪亂吾不能恤又恃眾力而伐之匹夫猶且恥為况萬乘乎勃勃乃止 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

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侯拓跋屈行左右丞相庾寅嗣至濡源巡

西北諸部落 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奔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

公府奔嶺南山追復之并其四子輟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彝乾歸於袍
羊諡曰武元廟號高祖 皇后王氏崩 庚戌魏主嗣還平城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勅為相國侍

中太子詹事麴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僅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癸酉彝僖皇后于休平陵 劉毅至江陵多變
易守軍軌害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郁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潘

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潘自廣陵入朝已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潘及謝混共謀不軌收潘及混賜死初混與劉
毅疑混從兄澹常以為憂漸與之疏謂弟瑛及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益壽混小字也至是果如其言澹安之孫

也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秦甯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
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

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
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

州上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
七旗旗上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

補注前軍士者謂在前軍士也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成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補注要將者出權要之將也

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潘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孫恂日植彭排釋名曰彭排軍器也彭旁

敵禦攻也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潘上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
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問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
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凡城內牙城皆宋時謂之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六其金城而入遣
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

來者與臺軍之中表親戚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連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泰毅左右兵猶閉東西
門拒戰鎮惡慮閭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殺虜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
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牛牧寺在江陵城北二十里初桓蔚之敗也事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走投

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憤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
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于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少有大志不
事家人產業既與劉裕共興義兵使皇輿反正而意毋輕裕裕之破盧循而還也帝大晏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

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以文雅自矜也後于東府聚眾檮捕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故黑犢以
還惟裕與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寢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
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殊不快面色如鐵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

此見借遂漸積嫌恨以至於敗初毅奪人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
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道從到門輒語之毅甚故思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
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裕之將伐毅與劉穆之謀之時王智在坐裕笑

曰此人高簡豈屑聞此論議已而智果不以介意智琅邪人也少簡貴有高名裕甚重之常云見智使人思仲祖乃
以為諮議參軍 仇池公楊盛叛秦後投和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即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
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萇出羊頭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汗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隴道之口也天水太

守王松恩言於萇曰先帝神略無比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
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萬不從盛師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
進琨眾莫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

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即其兵不過五十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克而死 秦立昭儀齊氏為后 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

僧施初毛修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子裕問毅府諸議參軍申承曰今日何施

而可承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貴叙門次魏晉以來幸以問第高下為用人之次第貴叙者以次序之若穿錢然也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

祖省調節復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 諸葛長民有文武兼用然不特行檢居位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

患當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醜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

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

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復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耶因遺荊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很戾專恣自取夷

滅劉毅小字盤龍異端將甚邇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

節常懼福過失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敬宣字嵩壽故裕稱之曰阿壽劉

穆之憂長民為變屏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荆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慮耳公昔年

自左里還入石頭甚晚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謐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

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使去 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

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 太尉裕謀

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帝任裕不

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帝命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胤恩下郡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

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勳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事見一百十卷四年賊謂我

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庚仲雍曰巴郡江陵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

道若相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城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圖書

封付鈔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謀殺土人與毛

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湘州入荊州今復置 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丁巳魏主嗣

北巡至長城而還 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癸丑義熙九年魏拓跋嗣永興五年秦姚興宏始十五年夏赫連勃勃鳳翔元年北燕馮跋太平五年北涼沮渠蒙遜元始二年南涼李暠建初八年西秦乞伏熾磐永康二年 春正月

河西王蒙遜尊其母車氏為太后立妻孟氏為王后 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甲寅還平城 太尉裕自江陵

東還駭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軌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

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旡於幔中引長民卻入閉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

及之長民甚悅丁旡自幔後出於空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

參軍幼民從弟甯朔將軍秀之士民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長民有文武才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及既

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言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

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栝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藏

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于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庚

午秦王興遣使至魏修好 時民居木一太尉裕上表曰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

略之園日不暇給是以甯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庚戌制見一百

一卷袁粲 興甯二年於是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頽弛請申前制以隆中興之業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

居晉陵者不在斷利青徐兗三州都督率治晉陵難以土斷故 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林邑范

晉紀三六

胡達寇九真杜慧度擊斬之 河南王熾鑿遣鎮東將軍雲達平東將軍王松壽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

白石川大破之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迎等二萬餘戶據白阮不服雲達攻斬之

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降熾鑿熾鑿以稜為太尉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

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胡方水北黑水之南水經注倉延水又謂之胡方水源出倉延縣西南赤沙阜東

又東流黑水入馬水出倉延縣黑湖東南歷少陵注倉延水統萬城唐為夏州定難節度使治所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

殘忍蒸土築城以錐刺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

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

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

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鄭兵將軍奚斤鄭兵北史鴻

飛將軍尉古真都將閻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那山大肥柔然人也 河南王熾鑿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

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別統猶別帥也河西王蒙遜立于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

南涼王儁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支支以郡

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儁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蒙遜西

如若翟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部大破之漢有卑和羌居鮮水海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於新臺閻人

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禽斬之蒙遜母車氏卒 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宮唐單于都護府領金河一縣秦漢之雲中也新書云

金河本後魏道武所都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等聚眾為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粲等屯西河招討之按乙亥無乙卯明矣俟考六月嗣如五原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喜從中水取廣

漢水經注洛水出洛縣崑山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又南逕新都縣與緄水合又與瀘水合亦謂之郾江又逕捷為半鞞水又東逕資中縣謂之綿水鞞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緄水口曰中水 老筠乘高

老筠乘高

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諤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道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回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牛脾當作牛脾牛脾縣彭山縣南十餘里山形孤起東陶江水俗云昔周鼎淪于此或見其鼻故名瘋意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眾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于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義熙元年譙縱據蜀九年而滅齡石徙馬耽於越雋耽謂其徒曰宋侯不送我京口欲滅口也謂齡石多取庫物殺耽以滅口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初毛瑛之遇害佐吏並逃亡獨勸學從事龔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忽聞樂蹈逆亂乎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既出救之故得免後縱潛號備禮徵之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威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竟不屈節

魏奚斤等破越勤于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甯 河西胡曹龍等擁部眾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為大單于 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 二漢志定襄 郡有昭縣 河南王熾擊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

千餘戶而還 八月癸卯魏主嗣還平城 曹龍請降于魏執送張外斬之丁丑魏主嗣如豺山宮癸未還平城

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河南王熾擊吐谷渾別統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

十月掘達帥其餘眾降于熾 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春叛魏 水經注曰吐京即漢西河土軍縣夷夏俗音訛也 後魏真君九年置吐京郡隋為隰州石樓縣地

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之丁巳出以春引夏兵還擊絜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嗣以

屈亡二將欲誅之既而赦之使攝并州刺史屈到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極重徵還斬之 十一月魏主嗣遣

使請昏於秦秦王興許之 是歲以敦煌索邈為梁州刺史符宣乃還仇也 符宣入漢中見一 百一十四卷三年初邈寓居漢川與別

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侯邈無溫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離姜

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合境聞之皆悅

甲寅 魏拓跋嗣神瑞元年秦姚興宏始十六年夏赫連勃勃鳳翔二年北燕馮跋太平六年 北涼沮渠蒙遜元始三年西涼李暹建初九年西秦乞伏熾肇永康三年是歲南涼亡 春正月辛酉魏

大赦改元神瑞 辛巳魏主嗣如繁時二月戊戌還平城 夏王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庚戌魏主嗣如豺山宮

魏并州刺史樓伏連襲殺夏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

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史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

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

州六郡以備之 戊寅地震 夏五月辛酉魏主嗣還平城 秦後將軍欽成討叛羌為羌所敗懼罪出奔夏 秦王興

有疾妖賊李宏與氏仇常反於葷城興與疾往討之斬常執宏而還 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于太子泓廣平公弼

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群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為給事黃門

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與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諫京兆尹尹昭承聞言于興曰父子之

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

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奇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

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濠疏勸

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數千人謀作亂隴西公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

是上庸公懿治兵於蒲版鎮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博陵公湛治兵於雍補注裕懿洸湛皆興之子也

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先泣言於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此事興曰朕過度無訓

使諸子不睦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高

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聞興疾瘳乃各罷兵而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

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真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長

樂公宣補註言亦興之子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譽成逆者道路皆知

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角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

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此言陛下宜早裁決一旦禍機

竊發悔之晚矣興默然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北史曰乙弗國在吐谷渾北衆有萬餘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蠶子蠶子狀若中國狗杞子或赤或

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南涼王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上下飢敝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得安

業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

不能猝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

牛馬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群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儉檀不過近患而貪遠利我今

晉紀三十六

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舉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且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悔國家危于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度帥騎五千追儔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皆亡代種秃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虜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豐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河間人褚匡言于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蓋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郡所置也自信都至章武可以浮海至遼西舟楫可通出于遂西臨渝不為難也臨渝縣漢屬遼西郡水經曰碣石在縣南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養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于燕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弟王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富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為養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桑柘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為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為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步鹿真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宮廬之後伺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立步鹿真為可汗而相之初社崙之徙高車也事見一百十二卷元興元年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崙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暉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之破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

號年汗乾升蓋可汗

魏收曰魏言制勝也

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

書請還其國跋曰今秦國跋曰今秦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斛

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後帥三百騎送之陵憚遠役至

黑山

黑山在唐振武之北塞外即殺胡山也

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 六月泰山太守劉研等帥流民七

千餘家河西胡首劉遮等帥部落萬餘家皆降于魏 戊申魏主嗣如射山宮丁亥還平城 樂都之潰也南涼女

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儁檀儁檀泣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仰等能與吾藉乙弗之

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人懷抱中也乃引兵西眾多逃還

儁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統劼後軍將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

不去儁檀曰蒙遜熾磐皆委質於吾

蒙遜稱臣於利鹿孤見一百十二卷隆安五年熾磐父子歸利鹿孤見一百一十四卷四年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

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尊吾家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

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統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甯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惟陰利鹿隨

之儁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

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儁檀歎曰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大臣親戚皆棄吾去今日忠義始

終不虧者惟卿一人而已流涕遣之儁檀諸城皆降于熾磐獨尉賢政也浩靈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

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

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

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儁檀至左南

乃降

關中十三州志曰左南城在金城白土縣東六十里晉志張氏置晉興郡左南縣屬焉其縣蓋亦張氏所置也

熾磐聞儁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 秋七月熾磐